

土火之韵

作者：刘忠焕 来源：北海日报

从合浦古汉墓发掘出土的陶器中，我们看到了美妙的世界。汉郡先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共处中，萌发了最初的审美意识，他们以简单的线条镌刻在陶器上，表达了对天地万物的质朴认识。陶器经由泥土制造、煅烧之后，变成了坚硬、耐用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，已然涂上了一层土火之韵。

这些汉陶文物，主要集中于合浦县汉代文化博物馆。在陶器馆的展厅里，陈列有实用性的瓮、罐、甑、簋、匏壶、提桶、联罐、熏炉等陶器。也有陪葬专用的明器，如干栏式、三合式、四合式、曲尺式、楼阁式等富有岭南风格的陶屋，以及陶仓、陶井、陶灶、陶俑、家畜、家禽等。这些古朴的陶器，既保留有中原文化的概貌，又结合了本地南越的特色。

这些摆件，基本上都是硬陶，陶器上都留有纹饰，颇具艺术之美。圆形的容器，多系轮制，器皿的表面拍印有细密的方格纹，上覆圆形、方形戳印，或者刻印有水波纹、蓖纹。除了刻画主体纹饰，还会用精细的纹样填满空白部分，好比在画布上着了一层底色，作了留白处理。这些纹饰，朴拙中富于变化，变化中又透出规律，艺术感强烈。

在展馆旁边有一座掘开的汉墓穴原样，可以看到完整的砖造墓。硕大的汉墓由砖块砌成，有条砖，也有方砖。这些墓砖在烧制时，工匠们已经在砖的表面刻上了装饰纹。墓砖的大面或者立面拍印有各种纹路，甚至是文字、符号、龙、鸟等图案，极具观赏美感。而且，这些纹路、图案还可以增强砖块之间的黏结力，使建筑物更加稳固。

合浦郡地处强汉之海角，是中土出海最便捷的通道，经长江水系过灵渠可进

入珠江水系，再过南流江便直通大海。在两汉时期，合浦一直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进出港口，与东南亚、阿拉伯地区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。来自中原的艺术审美、本地的习俗与海外的文化交流，促进了不同的文明在合浦融合，因而在土陶艺术特色上，呈现了多样性。

一件跪式的陶俑，说明了中土文化在合浦的延续。那时还没有发明凳子，日常活动都在席上进行。一些陶器，甚至是青铜器上的纹饰，与壮锦的纹饰基本一致，估计是受到了百越文化的影响。而某些陶瓮的式样，又兼有了外来的波斯风格。这些特征，让合浦古郡的汉陶独特而出彩。

曾有一群来自台湾的客人，围绕着馆藏的几座陶屋，指指点点，说个不停，大有一见如故的诧异。可能，这些人是建筑专家，对合浦郡奇特的汉代民居情有独钟，兴趣盎然。在南京博物馆，这个国家一级馆里也有几件汉陶屋，但都比不上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里展品的多样性和奇特性。这里的陶屋以干栏式为主，造型上又分为四合式、三合式、曲尺式和楼阁式。还配有陶井、陶囿、陶灶，好一派浓郁的岭南建筑风格。

不单是来自台湾的客人沉醉于汉陶的古朴之美，我这个本地的门外汉也是如此。一件粗陶，与艺术并没有相排斥，相反，它是一种艺术的初始，它孕育的古拙之美，无与伦比。

何谓古拙？那就是不在乎釉质与色彩，不在乎造型与大小，尽量地干净，把繁杂的表象去掉。所有的汉陶都不着釉彩，如散尽了人间的铅华与烟火一样，只留下一身粗坯与原色，却让某种意蕴隐藏其中，给人遐想。简朴的外在，又早已承载了某种“道”的意味。

在制陶工艺不算发达的汉代，可以想象，一件陶器的生成是多么艰难！几经人与土的打做、土与火的洗礼，才得以面世。从拉坯、造型、入窑、烧制，与其说是将一块泥土变成了日用陶器，倒不如说是把一块泥土塑成了艺术品。人工刻

痕，自然落灰，闭窑淬火，使柴烧作品越来越耐看。一种土火之韵，以柴烧的方式呈现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朴实、坚硬与日益丰富的韵味。

所有的汉陶，无论是用于建筑的砖瓦，还是“盛酒、浆、水、粟之瓮”，一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沾染，便都变成了一种形式——抱朴生活，回归当下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思量日子不简单。汉郡居民想要的，是在困境中讨取生活、在喧嚣中寻找宁静。今天的人们亦是如此，也想要享受宁静，发掘生活的本真。

到了今日，人们使用的器皿已经进化到了精致的瓷器，锃亮耀眼、细腻光滑，摒弃了粗陶。但不论是粗糙的汉陶还是细润的现代瓷器，都是对生活的一种凝视，是深情的凝视，无关势利。

人们历来强调“文以载道”，我倒是希望也能“器以载道”。一件粗陶或者细瓷，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房子、食物与茶酒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道与用。当我们用上了精致的器皿时，不应该忘记曾经辉煌的粗陶，这样，我们才无愧于先人，无愧于先人们给我们留下的那道土火之韵。